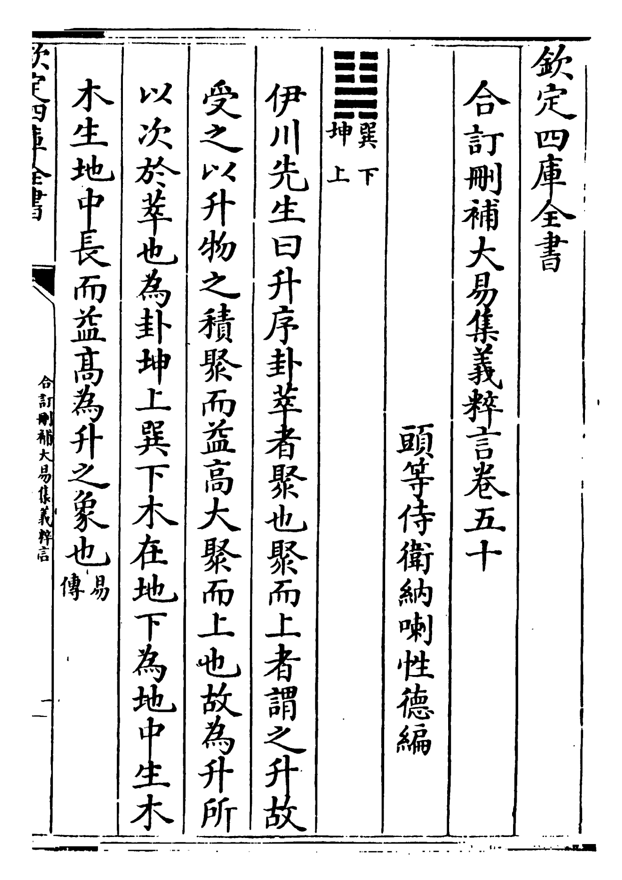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巽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易傳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伊川先生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乾之九二利見大人而以時之止升之九二有六五配合之慶故可見大人之德南征而勿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

之升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無憂而有慶也南為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唯見大人故可勿恤勿恤則害已者去而无憂矣故可至南征南征斯無不吉蓋升之有序如此易說

新安朱氏曰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

巽外順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本義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

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己之一作有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升柔而上也以柔而升則升不逼上故用見大人勿恤柔之志不之於陽明之地則邪

僻陰闇无所不至故南征吉

白雲郭氏曰柔道不升則沈潛无以自達其德與位日入於卑汙陷溺之域故書謂沈潛剛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升以坤巽成卦二陰相附其體難升故必須時而後可升焉巽有入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見大人則在已者无憂在已无憂則害已者去矣位日可進德日可成故為有慶之漸慶者

澤加於民天下之慶也然則南征則志无不行明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升者萃之反柔在下者也以時而升乎上上巽乎下者坤可升之時也故曰柔以時升

此以坤體在上言升之時也異巽在下而順乎理剛中自守而應乎上其升以時不為富貴利達動其心則得位而大亨矣故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此合兩體以二五相易明升之才也大人

者九二之五也二之五成離離目為見二升於五剛中正得位以此見大人其升必矣故曰用見大人恤憂也九二失位為憂之五得位雖有坎險勿恤也所謂恤者二陽欲升陰道凝盛未可遽進以人事言之小人猶在上也然九二六五應也巽下順上升之時也雖坤陰在上何憂乎不遂遂往而升有慶及物矣陽為慶也夫日之初升陰固未退及其清風戒旦則羣陰解駁盡矣夫何憂哉故曰

勿恤有慶也大則虞舜升聞在上小則文子同升諸公與學以聚之自下而上達而升之道皆趨乎明也離南方也征以正而行正則吉二之五之謂也二動於中以正而行以見大人往而有慶則其志上行故曰南征吉志行也此復以九二之五勉其升也在卦氣為小寒故太玄準之以上干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以時升以卦變釋卦名巽而順以

卦德卦體釋卦辭本義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伊川先生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萬物之升其象則皆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

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及之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木根於地中乃升而上者順也君子以順為德不棄小善積卑成高積小成大其德日躋亦以根於心者順也否則无本安能積之以成高大乎揚子雲所謂木漸是也易傳曰萬物之進皆以順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王肅本順作慎今案他書引此多作慎意尤明白葢古字通用也說見蒙卦本義 木之生也无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死矣語録

東萊吕氏曰木自根本長至於杪德自小長至於大所謂順道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易說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

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一作道所以大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允信也自信於已與上合志而升易說

藍田吕氏曰初六以柔居下當升之時柔進而上雖處至下志與三陰同升衆之所允无所不利故曰允升大吉

白雲郭氏曰初六居衆爻之下沈滯而難升者能自信之篤確然不移終自拔於沈滯之中故言允升而致大吉也上合志者二三之陽其升為易初六能上合九二九三之志與之同體而升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也故无沈滯難升之害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允施氏易作𡕩進也四坤為衆為順二三四兊為口衆口順之允也初六巽之主以一柔承二剛能巽者也在升時九二九三俱升六四當位合衆之欲志在於初而初未應六四順而正初動則正從九三九三進而升於四與上合志允升也是以大吉荀爽曰一體相從允然俱升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是則信能升而大吉矣本義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一无以字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内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

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惟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一无又字有可一无可字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強制之難是有可喜

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與萃六二同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柔升之時以剛居中若不相合然上應於五如見信於五雖納約薦誠无所不說故无咎所以信者剛中而應故也

白雲郭氏曰書曰沈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於上下其進而有喜不亦宜乎必曰利用禴者事

天地鬼神與事君一道也禴祭簡薄惟以誠為主苟有誠信雖天地鬼神无嫌於簡薄況人道乎是以无咎易說

漢上朱氏曰升萃之反也升之九二即萃之九五故升萃二爻反復同象明二五之孚也凡人從上或出於勢位則雖萃巽未免有咎況望行道乎誠不足也二剛上應五柔納之剛柔相與而孚其為巽也盡誠敬而已非外飾也是以道行於上澤被

於下此九二所以喜歟喜發於中心形於面目者也陽得位為喜故曰九二之孚有喜也禴夏祭五納二成離離為夏震為聲為長子上為宗廟艮為門闕二升五有長子升自門闕奉祭之象禴薄祭以聲為主用誠敬也二五相孚乃利用誠敬无咎乃難辭易傳

新安朱氏曰義見萃卦本義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先生曰人積其

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語錄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一作以是而升如入無人之邑孰禦哉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皆陰柔往无所疑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三以陽居陽將升於上上體純陰莫之違拒如入无人之境其行无疑故曰升虚邑

漢上朱氏曰九三升上六六坤之三坤在下為邑陰為虛升虛邑也九三上六相應以正下巽而上順如升无人之邑孰禦哉巽為不果三升上巽毀无所疑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自下而升至於三其來不可禦也況有剛陽之才足以自致乎是以如升无人之虛邑其行无所疑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

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无所阻礙夫何所疑哉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易說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伊川先生曰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

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

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惟文王乎　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於岐山亦以順時順事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六四以太王之事明之六五以文王之事明之太王不忍戰其民遜以避狄策杖去豳之岐山之下居焉而從之者如歸市因以肇基王

迹柔升之道莫盛於此葢六四以隂居隂其柔至矣而乃升於上體順而上進如太王之事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葢大得天下之心猶執柔中以事上不失人臣之貞而履人君之勢故曰貞吉升階

白雲郭氏曰孟子言太王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岐山為太王文王之所治也太王文王其道皆亨是以吉且无咎然所以

亨者无他順事而已觀其狄人侵則事之欲土地則去之又曰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太王之順也故邠人從之如歸市而肇基王迹所謂亨吉而无咎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順也故二老來歸而天下歸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亨吉而无咎矣謂之順事不亦宜乎升之道以順積為主獨六四得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順謙恭而正上順六五柔暗

之君下順九三剛正之賢升之於五以事其君亦恭也已則不出乎諸侯之位者正也三者皆順事也文王可謂至德也已故能用此以亨于岐山三升五乾為王兌為西方艮為山四以諸侯居於西山之下岐山也正則吉且无咎坤為順巽為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順事也毛公言文王率諸侯以朝聘於紂則升九三可知崔憬謂此太王避狄徙岐之爻誤矣

新安朱氏曰義見隨卦　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本義　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享字古文无享字所謂亨享烹只是通用亨于岐山亨于西山只是説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川説語錄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

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彚升矣　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興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已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升之道在上為易在下為難在上以順而可升在下必有剛德而後可升焉故六五之升獨无所事以貞自守不失其吉如歷階而升有進无退況九二以剛中而應之其大得志宜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虚中降位而接九二九二階之以升則五正而吉不正則信賢不篤用賢不終其能吉乎五正而吉者以二升階也五正二升君臣道行由是而致治故五大得志也坤土自上際下

巽為高升階之象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隂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本義 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語録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隂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

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一作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上六陰極必冥又窮於上升而不已

者也至誠不息如是可也施之於是消息盈虛當與時行不息則消安得富乎

白雲郭氏曰在下升之難故初六必合陽剛之志而後可升在上升之易故上六有冥升不知止之辭焉利于不息之貞者冥升於祿位則失知止之戒苟能自強不息以進於道其為利貞孰大於是消不富者冥升不已則極於升而困矣困則消至焉是以不富蓋冥升不已為消之漸而在消息之

理息則富而消則不富故也易於坤體多言不富者陰道常乏也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冥晦陰虛為不富上六利巳極矣猶升而不息不知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消則不富矣豈復更有增益之理四時之進退萬物之盛衰皆然上六不知冥於升也不息之貞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也惟施於此為利若施於公卿大夫可已而不已不利易傳曰以小人貪求无巳之

心移之於進德則何利如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於不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无富若用之於正道至

誠无息則所過者化如物之在爐盡皆消釋无所係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易說　又答周允升書曰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却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於此也別集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坎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

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易傳

困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游定夫録

横渠先生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无如舜困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

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語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伊川先生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

能一也困為難處之時唯君子反諸其身以脩德不繫於困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寛裕有容如天地然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匪正不能處困而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之信况衆人乎易說

新安朱氏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兊柔所揜九二為二隂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兊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

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窮困 本義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

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險以說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一作險難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　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葢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

乃所以致窮也以説處困故有尚口之戒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困窮而无可為也剛居中而為柔所揜剛不得伸故困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者顔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者也貞大人吉以剛中者孔子曰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者也有言不信孔子欲无言者也

白雲郭氏曰困之所以成卦以剛揜於陰不能自伸故為困也陰陷而能説不失其所亨之道人之

難能也故唯君子能之君子亦大人也言其成德曰君子語其德之大則曰大人大人以貞而吉者有剛中之德也尚口乃窮者君子有德則以德濟身尚德也小人无德則以利口辯辭濟其身故云尚口也尚德則不失其所亨尚口則終窮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小人唯困乃見故繫辭曰困德之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四五之剛為三上所揜又陷焉陷

亦揜也陽剛君子隂柔小人陽剛為隂柔揜蔽而不伸君子窮困窒塞之時故曰困剛揜也以此一卦之文言困也困自否來二之上坎險兊說也上九之二處乎險難之中樂天安義困而自說不失其所亨者心亨也亨通也困而亨則不窮矣古人塵視富貴夢視死生唯不失其所亨也唯君子能之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故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此合二體兼九

二言處困之才也大人君子通稱對而言之君子通乎大賢小賢而大人德配天地者也在困處之裕然不失其正吉且无咎非大人不能以剛中也剛或不足則困以智免而失其正者有之剛而不中則正或致凶於道皆有咎剛中而正文王周公孔子是已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此以九五言大人處困之才也剛見揜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无怨尤可也已困而言人誰信之若崇尚口才以

言說處困適所以增窮矣上六窮困兌為口有言也下无應有言不信也此聖人因上六以戒不善處困者也范諤昌曰彖文貞大人吉下脫无咎二字理或然也在卦氣為霜降故太玄凖之以窮易傳

新安朱氏曰困剛揜也以卦體釋卦名險以說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本義　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

是个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卦剥卦否卦睽卦皆是不好卦剥則分明是剥所以分曉只是困卦是个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並録語）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伊川先生曰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

吾義而已茍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易傳

横渠先生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於險下柔不自振非窮而能亨致命遂志者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澤以潤物為功今无水者功將安施困之象也推其窮之所由致而不可得此之謂致命致窮盡也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此之謂遂志遂不撓也命雖不遂其志不撓也

白雲郭氏曰澤水一物也語其為功利之名曰澤論其為功利之物則曰水也故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君子得位而後能澤加於民无位則困而窮處矣君子知命者也當其困也豈復怨天尤人哉一歸之天命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則孔孟之困皆致之天命而无怨也遂志者君

子所志者道道不以困窮而變窮亦是道也通亦是道也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遂志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遂志也遂志是以不失其所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澤所以說萬物者水也澤无水則澤道困矣然水在澤下未嘗不通也君子處困窒之時澤不及物矣推致其所以然者命也巽為命命者消息盈虛之理君子聽命固窮自遂其剛大之

志夫居下而无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君子憤激自厲增益其所不能无若困之為速也易傳曰雖阨窮而不動其心行吾義而已所以遂其為善之志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本義

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

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致命是送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理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生死於度外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

遂志往往言有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志為兩事而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哉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窮困而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為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其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為眞合豈暇思其所以然哉惟困窮之時所為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為命所妨正君子用力進步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

言於困之象也易說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拯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一作夫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

近君之位在它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于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于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　幽不明也謂益入昏闇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而不

明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居下雖有正應為二所間臀困於株木繫而坐之卑柔不得行也入于幽谷蔽於九二幽陰不得明也三歲一閏天道小變困者必通終獲正應未滿三歲不可覿也

白雲郭氏曰臀困内自困也困于株木外困於物也處困之初内不能自安外不能有行内外皆困而欲以柔濟之則困益甚矣是以入于幽谷三歲

不覿也幽谷不明之所愈不能自安至於三歲之久旡所見焉又不若困于株木之有物也既困于株木而處之非其道故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雖九四為應方且自困不能庇初故如株木不能庇物也然則處困之道何如唯脩德以致命遂志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否艮在上體之下為臀巽木兌金傷之為株木困寒露節也與大過枯楊同象大過

小雪之氣也四陽居陰不安其居臀困于株木者也初六柔而不正困于坎底妄動求濟於四不知四剛不中不安其居臀困于株木豈能濟人之困哉初既失援迷謬自四反二二又深陷猶入于幽谷也艮為山坎為水水注山谿間為谷坤為冥晦入于幽谷也入于幽谷窮困益甚无自出之勢故三歲不覿於四乾為歲初覿四歷三爻三歲也私見曰覿見之不正也三離目不正覿也初出不知

四之困入不知谷之幽晦而不明乎處困之道也初在坎下不明之象何謂處困之道安靜自守是已易傳 又曰困九月霜降氣也故曰株木曰蒺蔾蒺蔾者秋成也大過十月小雪氣也故曰枯楊生稊枯楊生華姤五月夏至氣也故曰以杞包瓜瓜生於四月中氣故也夬三月清明氣也故曰莧陸夬夬莧陸三月四月生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

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問臀困于株木如何先生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如何先生曰恐說臀字不去語録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

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戹險難无所
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
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
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
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藴二
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
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
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

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闇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

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困危之際一作世物思所附九二以剛居中正大人之吉上下交說不施聰明美物方至然未可有為故以祭則吉以征則凶征雖𢧐凶於義无咎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二九五皆揜於柔而无應然皆剛

中以自守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也九二以陽居隂困而能謙為衆之所致養故困于酒食為至尊之所下故朱紱方來朱者天子之服赤者諸侯之服也得天人之隂助故利用享人鬼祀天神也居困之時雖有上下幽明之助自守則可不可以有行困而行其窮必凶无所咎也九五以陽居陽困而用壯雖處尊位不為下之所服從迫之以威而未聽故劓刖困于赤紱謂諸侯也剛中守直久必信

之故乃徐有說人雖未信天地鑒之故利祭地祇祀天神也

白雲郭氏曰彖曰困剛揜也謂九二之剛揜於二陰所以為困非止三之揜二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特君臣未遇天禄未食君子困於家食之際无飲食宴樂之奉而已其道不可得而困也朱紱王者之象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患矣利用享祀者天

下之至難致者君之求至難通者鬼神之德而九二剛中之德至誠感物故无远不通以之待君之求則朱紱方來以之交鬼神則利用享祀是其至誠之道无所感而不通也茍不知是道而欲妄進以求用則先自失其所亨凶之道也將誰咎乎中有慶者大人以道自任豈以口腹酒食為困哉蓋酒食以見君臣相遇交際之道不得乎此雖如伊尹樂堯舜之道不過老死草野而已終无享天心

革夏正之事也是知酒食之間有天下之大慶存焉故需卦於九五言需于酒食而詩人於鹿鳴言燕樂蕃一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動成震爲稼二坎水往之爲酒兌爲口食也五不動二未可往困于酒食也酒食者人之所欲以施惠也朱紱亦謂九五也巽爲股膝以上也乾爲大赤坤爲黄赤黄爲朱乾爲衣蔽乎膝上朱紱也九二剛中雖困于酒食而无所動其

心則九五中正同德之君方來而相求共濟天下之困故曰朱紱方來九五來然後誠意通於上下故利用享祀上六宗廟五動二往震為長子艮為門闕有升自門闕長子奉宗廟之象享獻也祀者祭上下之通稱兼下言也若二動求五雖以正行亦凶凶自取之无所咎也故曰征凶无咎困于酒食者唯无所動其心則中中則進退遲速審而後動往有慶矣慶者朱紱方來得其所欲之謂也陽

為慶征凶戒之也有慶勉之也易傳曰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求而後合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

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本義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其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祭祀享祀想只說个祭祀无那自家活人却享它人祭之說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先

生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先生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在　問困之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先生曰他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一底意思並録　語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隂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蔾刺一无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蔾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宫其也

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一无而字見乎

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効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不安於困處二剛之間求耦於非其耦四堅拒而不納二若芒刺而不可據焉進退失圖卒不得其耦妄動以取禍也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白雲郭氏曰石之為物堅不可犯知不可犯而不

犯則无困焉知不可犯而犯之是以遇困也六三之柔不能以柔道自安反欲用剛上于二陽困于石也下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也宫者自安之所也妻者所安之主也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宫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象曰不祥也者其不能自安則不善之幾也至於不見其妻則不善之明應也故知處困而不自安終必至於名辱身危死期將至

而後不祥之効終焉至於不能保妻子則他人可知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險而不正不善處困者也艮坎為石謂三石之堅不可以處者也巽交坎離為蒺藜中堅外鋭蒺藜之象謂乘三也蒺藜傷人不可以據者也三非其位非所困而困不度德也乘三之剛非所據而據不量力也不度德故名辱不量力故身危名辱身危死期將至故入于其宫不見

其妻艮坤為宫坎為夫離為妻為目為見三困非其位而乘二剛凌人者也凌人者人亦凌之故二往乘三兩爻相易二入于其宫坎離象毁不見其妻矣又曰凶者不見其妻乃死亡將至之期所謂亡之兆非吉祥之兆坤為死故曰不祥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隂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宫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本義

六三陽之隂上六隂之隂故將六

三言之則上六為妻 語録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有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己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

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巳之所應疑其少巳而之它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巳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　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一无於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

相與故有終也 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心有偏係吝也以陽履柔故有終 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四以陽居陰知困而貞自守有所待者也志在於初而不與二爭其行不速故來徐徐四以陽剛為九五所乘故曰金車困於貴者所乘而失其正應吝道也雖不當位履謙自守物必與之故有終

白雲郭氏曰當困之時以陰求陽者无它焉求濟

而已初六之困甚矣而九四正應不能以濟者以九二剛中在下力足以相濟而初六近而可從也故有金車之象焉金有堅剛之象車有積中之德謂九二也來徐徐者初六既從二而於九四之應則徐徐其來也當困之時九二得濟難之權四不當位非其敵也故不能濟初之急而致徐徐其來也不能濟初之急是困於九二之權也困於九二而未能應初吝也雖吝而有終者正道終復而應

也故初六言三歲以見雖久而有期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象言志在下者彼雖徐其來而四則未有忘初之志也有與者雖不當濟困之事以初六正應而有當與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尚柔九二剛得中柔不足以濟困剛得中乃可濟初六近比九二遠於九四四與初應而九二礙之既疑其險矣又疑初捨已而從二故來徐徐徐徐者疑懼之辭巽為不果故志在

下也乾變為金坤為輿坎為輪二剛而能載故曰困于金車四履不當位欲去則志初欲行則懼二處困有應而不能相濟吝道也然以陽居陰能説而巽明於處困不與二爭雖不當位終有與之者以困之時上下急於相求故也是以吝而有終

新安朱氏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

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本義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

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説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隂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

困故徐合而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義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无能字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來是反為赤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反矣苟能徐以俟之乃心有說故曰乃徐有說物既自至以事鬼神然後福可致焉處困用中可以不失其守而已故言利用祭祀然非有為之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困之象上下皆揜於陰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以有用刑之象劓刖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

所以進君子故九五劓刖以困于赤紱故也赤紱
君子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及小人也君子
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
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恩赤紱之不
進而九二有朱紱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
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説故曰乃徐有説必曰
紱者紱蔽膝也與黄裳之義同取其謙下之道也
朱紱君也赤紱臣也九二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

以謙而下求之故皆曰綏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況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於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於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其君臣同於至誠之德用於人用於神皆可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於用刑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用之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葢是道也用於君子則必得賢用於鬼

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君側强臣之象二五同德相求而四間之四動艮為鼻震為足四不動兊金刑之劓刖也劓則醜刖則不行五為四傷亨困之志未得行於二也故曰劓刖志未得也二坎為赤乾為衣往應五巽蔽膝之象赤紱諸臣之紱也二躊躇不往以征為凶五以无助而困困于赤紱也巽為

不果徐也兌為説九五剛中而正動以直行中則思慮精審直則其行不撓如是則君臣相説之志久而必亨九四豈能間之始也不果今則來説故曰乃徐有説以中直也上六宗廟五王假有廟祭祀者人君之所以徧及百神自上格下二五相易之象人君得九二之賢利用誠意感格之如祭祀然上下並受其福矣亨困之道莫利於用賢尚何困于赤紱哉艮為手下援九二受福也陽為福故

曰利用祭祀受福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本義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伊川先生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

矣葛藟纆束之物鼿甈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纆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鼿甈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惟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

居卦終乇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乇險極而困

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為困所纏而

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

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困之極重剛在下不得其肆居非所

安輿則招悔取舍皆咎故行然後吉一云動悔有悔

猶云動悔之悔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上六以陰柔居困之極乘剛无應所

處未當欲去則纍繞而莫之說欲居則臲卼而不得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自謂也當是時也自謂動必有悔雖有悔也不可苟安而不行困極必通行則吉矣故曰動悔有悔征吉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居困之極不能脫困有葛藟纒糾之象復欲安而居之又甚危不可安也是處困之不能退不能遂者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有悔者畏懦之過徒知悔吝生乎動不

敢動乎悔中如是則必有悔至不知當困之極征而脫困則吉是未可與權之士也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吉行者謂悔雖生乎動而困之上六吉在於行時有不得同也此爻葢聖人明處困失時之戒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困極而當動者也巽為草葛藟藤蔓葉艾白子赤六三乾巽之象上六困極求助六三柔而不中正以巽乎上為說不能相濟又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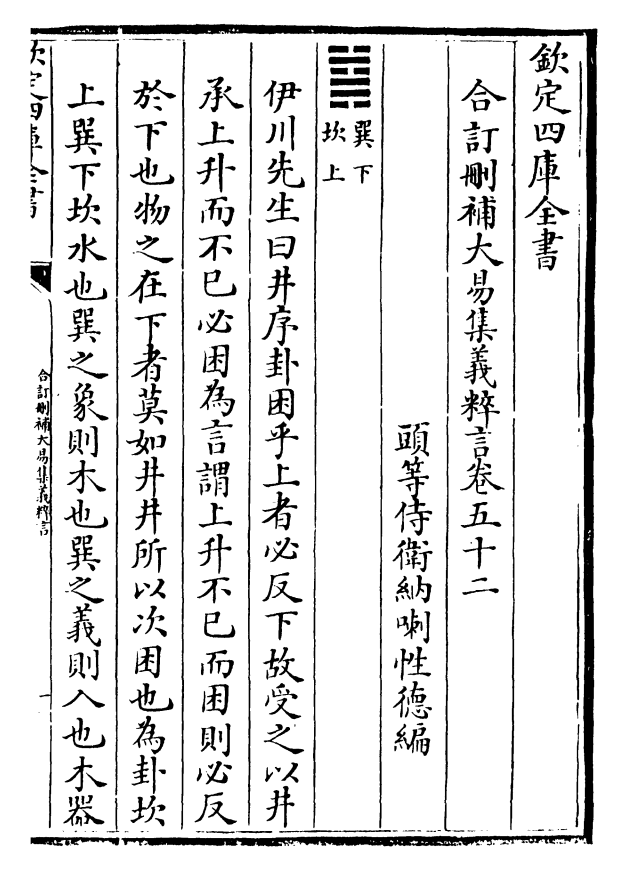
繞之故困于葛藟言求六三爲未當也上六動則不安其位不動則困於六三困于葛藟又困于𡻕卼之地也曰發聲兌口象上六自謀曰動則失正失正則悔故安於困然不動乃有悔不知征則吉征以正行也以正而行吉且無悔矣是行而後吉也故曰吉行也范睢困於鄭安平虞卿困於魏齊猶能解相印以全其軀況體易君子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𡻕

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

則可以征而吉矣本義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一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巽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

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易傳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伊川先生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它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　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

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井之為物水在下也今坎水居上而為井者水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而有功乃能盡井之義故卦辭合德與用言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井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

瓶凶言井之用也井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徳而不及用非井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於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卦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葢深以不克終其功為戒也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之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取井榦之

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象故卦名非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者邑有變而井无變故也取之不能竭勿取不能盈故无喪无得往者謂已應而往者也來者謂方來而應之者也往者以此來者以此雖應物无窮而其德未嘗改也幾至未盡綆而羸其瓶與无井德者何以異是以凶也能克終其用則无凶矣孟子曰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此論適與井之義同是以聖人貴夫有用而中廢

之德為至焉易說

新安朱氏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本義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伊川先生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作无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雖使幾至既未爲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井出之以濟物也无喪无得汲之无

喪不汲无得也往來井井邑有遷改人有往來而井不易也未繘井未說繘也羸其瓶覆而空也巽乎水而上水巽入也凡汲者入器於水中引水而上也

白雲郭氏曰順入水性而能上水是之謂井葢井以靜為德以動為功動而出故能致養於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由是言之則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人性本靜及其盡之也又足

以盡人盡物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井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修道之教而後其道終井自其德以及於有用而其道亦終焉改邑不改井剛中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致養之功功用未成而羸其瓶非凶而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何蓋皆係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此卦彖文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

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巽木也入也木入於水舉水而上之井也故曰巽乎水而上水曰井此合二卦言井也泰初之五成井古者八家為井四井為邑邑改而井不改井德之不遷也坤在内為邑坎為水水者所以為井也易其中畫非坎也而坤則可易矣坎之中畫其剛中乎乃難辭也君子窮居不損大行不

加窮亦樂通亦樂非剛中不變能之乎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初往之五汲之象若有喪而實无所喪以其不失位不曰取之而不竭乎五來之初不汲之象若有得而實无所得以其失位不曰存之而不盈乎言井之體一也往者上也來者下也往亦井來亦井上下无常其用通矣所以為井者一也體用一也定而應應而常井之養物所以无窮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

也此以九五升降言井之德也汔幾也自二至四體兌兌為澤初本泰震震動也來動於澤之下泉之象荀爽曰陰來在下亦為井是也巽為繩在井中繘也繘汲繩也二幾及初反巽而上有垂繘而汲幾及井泉之象焉亦有既汲而反未能引繘以出乎井之象兩者雖有濟物之用皆未及乎物也何由有功故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坤為腹兌為口井中之器有腹有口瓶也在井之內水實

其中汲水而上之象也自四至初成反兌兌為口為毀折巽繩反上而毀折之汲水至於井口羸掛其瓶瓶口在下覆其瓶也井之用喪矣凶言初二不正不正則凶故曰羸其瓶是以凶也汔至亦未繘井者半途而廢也羸其瓶凶不善其終也君子免是二者其唯剛中乎此以互體言井之戒也在卦為芒種故太玄準之以法范諤昌曰巽乎水當云巽乎木一本曰井羸其瓶凶或曰反巽兌也何

以猶有繩之象曰象有相因而成者震陽動於下為大途艮陽止於上為徑路離外實内虚為目巽實者反在上為多白眼相因也故臨之兊為觀之盥損之兊為益之説大過巽與兊同為棟橈巽為繩反復成巽者或為維繫糾固之象其在井為反繘而上之象象之相因其生无窮也易傳 又曰巽為繩汲水為繘九二汔至此未及泉也自二至四有反巽之象故又為亦未繘井言未收繘而至井

也荀爽解中孚曰兩巽對合外實中虛則古人取象有用反卦為象者於此可見叢說

新安朱氏曰巽乎水以卦象釋卦名義乃以剛中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本義　井是那擬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

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語錄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伊川先生曰木承水而上之一作來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木上有水井井以木爲幹出水於木上也汲井者共力引之以利物故有勞民勸相之象也

白雲郭氏曰飢渴之害甚矣人能无飢渴之害者井養之功也民之勞苦亦甚矣使民忘其勞而服田力穡者君子勞民勸相之道也勞民勸相之道无它焉盡其性以安之而已因其性以利導之而已皆所以致養也故勞民勸相可以配井之功用

則井之功用博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為水勞卦也水在地中自下而升達於木上可謂勞矣其於水也有出之道故曰井坤為民泰震為左兌為右相之兌為口勸之也君子施澤於民既以言勸其不能又以道相其不足雖勞而不憚不如是井道不足以及民矣雅鴻鴈勞來還定安集之詩其辭曰知我者謂我劬勞又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勞民勸相者固自勞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本義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答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　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

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非露水也曰如此則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井桶之説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井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説不相合也（並語録）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

禽時舍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汚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葢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

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時所舍也　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居下而无應於上下无渫治上无汲引故曰井泥不食即舊井也无禽則人

可知也

白雲郭氏曰井泥在下之物也井以潔而食泥則汚穢不食矣舊井无禽汚穢也禽尚不至況人乎初六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為時舍也亦猶人之一性不能自脩偽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井泰初之五初在井下坤土汨之泥也兌口在上不食也言初六之柔自處卑穢无高

人之行故曰井泥不食下也乾之初九往而為坎水去泥存舊井也離為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猶舊井之澤已盡禽亦无也无禽則人不食可知行為人惡四往而不顧時舍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矣　時舍言為時所棄本義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養人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蟆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

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　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道以高潔為體以上出為功故初為井泥二為井谷射鮒蓋其自處汙下而功用熄

矣然九二既得中而有趨下之汙何也葢所居不正則用心不剛又巽體也而上无應故甘心於趨下而不自振其德之地不足稱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巽之性順而入不能自舉以趨有用之地故九二亦失井之道而莫見其功也井以上出為功不能動而上反如谷水旁流足以射鮒不足以養人其德既非美矣語其用則甕且敝漏雖有動出之名而无上水之實是以為衆所不與也

故漏近於羸瓶无與近於時舍若是者安知有用之大乎許愼云罋汲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井以不遷為德非有求於人九五不應无與之者二宜剛中自守養德俟時動而求五失所以為井矣谷注谿者也二動坎水注於艮山之間谷也鮒蛙也兌巽為魚初井泥又伏震為足在下魚類生於井泥而滅跗者鮒也坎弓離矢射也動則谷水注下而射鮒言動則其道愈下入於

汙濁矣甕汲瓶也說文作罋兑為口離為大腹器在井中有口有腹且大者甕也二動兑毀口壞見腹坎水下流甕敝漏也言動則不能上行以濟物矣嗚呼无與而動動則終莫之與曷若自守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本義　鮒程明道以為便是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鮒鰕鰕也遂說井有蝦蟆之

象木上有水井☰☴云上前兩足也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其謂之曰嗇如此則此卦當為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 並語錄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

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効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　井渫

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井以既出為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又以陽居陽充滿可汲為五所間功不上施故為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逺邇皆獲其利井渫不食强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知井以上出為用而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渫治之而不食則不見知者衆也不見知者衆故有知之者為我心惻也心惻傷之也傷其可用汲而不食也猶之脩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之王之不明也王明則達而兼善天下而天下受其福矣象言井渫不食行惻也者葢言渫治而不見用其行可傷惻也文言王明而象言求王明者君子難進易退葢求明王而

事之也故古之人有非其君不事者所以求王明也欲見文言王明為九三之未遇故曰求王明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清潔九三以陽居陽清潔也巽為股為入股入坎水而水清潔治井之象渫也兌口在上不食也九三君子修德潔巳可用而未用猶井渫不食也我者九三自謂上六正應在高位為我道不行憂之其心惻然坎為加憂為心病故

為我心惻上六有是心矣可用是心以汲引之坎在井上坎為輪井車汲引之象上汲引之則三往上來其惻然之心見矣失位為憂故也往來行也故曰井渫不食行惻也乾五為王離為明三往應上九五成艮手王受福也三上同象亦受福故並受其福王明五也求王明者三也故求王明受福也司馬遷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陽為福求亦艮也上六有憂惻之心不用之以汲引乃士之尊賢

也上六就三三往求五乃能盡上下相與之情故夫子增一求字以發其義易傳

新安朱氏曰渫不停汚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並本義

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抵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　若非王明則无以收拾人才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所謂井渫蓋正指汲汲於濟世者玩味爻象自可見其曰為我心惻憂思蓋深長矣又曰王明並受其福蓋言王者能識拔而用之則臣主俱泰此豈小知小力之謂哉所以未為井之盛者蓋汲汲亟欲施之與知命者殊科耳答陳同甫書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

甃砌累也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甃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能脩治一作若一作有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亦字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上无敝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有其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足以自脩而已故有井甃之象焉雖不能濟物茍能自脩則无咎矣未為失也易之言无咎於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於

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别之聖人之功或見於有言或見於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水坤土合而火之甎也有巽工焉自下壘而上至於井口甃也古者甃井為瓦裏自下達上六四正位近五下无應近泉而无汲引之用守正自脩无咎而已故曰井甃无咎脩井也易傳曰无咎者僅能免咎而已若陽剛自不如是如是則可咎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隂柔不泉則但能脩治而無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本義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

吉者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泉寒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井洌寒泉美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為衆所利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五剛中居上井德之盛井之所貴潔而寒也所以食者水出於上也中正則无物可污故全其寒潔以得食也

白雲郭氏曰九五剛德中正才德與位兼得之井道莫善於斯故言井洌寒泉食也洌潔也寒者水之性也寒泉既不失其性又脩潔之食之美者莫善於斯猶人能自脩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中不正則失之其能自脩使不失其性者无它焉中正而已寒泉之食亦猶是也然言洌又言寒者洌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有自然之性主天理而言也人事學也

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繫辭論九卦皆言德德未有不能脩性而得者此井之道所以與性通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以陽居陽坎又為陽清潔之至故為洌說文云清洌也乾在坎為寒九五即泰初九甲子爻子坎位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故五坎有寒泉之象兌口承之食也九五中正贍給萬物而不費往者食之无偏係也故曰寒泉

之食以中正也易傳曰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元吉易傳

新安朱氏曰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本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伊川先生曰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大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

吉也夫人一作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它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之上六則井既清矣无渫也既完矣无甃也既食矣无求也井道之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收者集其成功之謂也成則如之何亦博施濟衆而已故曰勿幕易說

白雲郭氏曰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為功用耳故至上六為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而遂吝其博施濟衆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幕於字本作勿門亡狄切覆也玉篇曰以巾覆物今為冪則今易作幕音莫者傳寫誤

也當作闢在古文當作門坎為輪在井之上下應巽繩收也虞翻曰收謂以鹿盧收繘也勿闢者上六又當守正之象上汲三往艮坎成蒙蒙有覆闢之意井道大成若專於應三則不正所養狹矣猶井有收而闢之有發其闢而得汲者有欲汲之而不得發其闢者三發其闢汲之而又闢者也故於此戒之勿闢則上下有孚而得元吉在上以井道大成故元吉歸於上也易傳　又曰井初六井泥不

食舊井无禽者乾之初九去而坤之六五來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者動而求則乖也九三井渫不食者正可任也為我心惻可用汲者上六病也王明並受其福者九三進也六四井甃无咎者陰守正也九五井洌寒泉食者乾之初九位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者上六安位可成也有孚元吉者上六下而汲九三引而上則功乃大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

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兑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本義　收䧺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語録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五十二